寶慶四明志

四明志卷第九

郡志卷第九

叙人中

先賢事迹下

張邵字才彥歷陽人　建炎二年使金國誓不辱命拘絷於密州柞山寨土牢者半年劉豫逼以僞命不從又囚繫東平府獄踰歲轉徙燕北饑寒瀕死移書撻攬告以天意人心嚮背之所在又寓書阿盧五以勤兵遠戰非金人之利　紹興十三年始得歸與時宰忤投

閑于鄞没葬桃源鄉烏石山子孝曾字王叔
以大理少卿没于中山府姪孝祥字安國生
鄞縣方廣院之僧房　紹興二十四年爲進
士第一終顯謨閣學士孝伯字伯子　隆興
元年進士終參知政事
高閌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賚
襄始居鄞閌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
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閌曰非史記老子
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
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初課試文格尚

對偶閎特變爲古文一時文格遂復　元豐
元祐之舊　建炎初中上舍優等　紹興改
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丁内外憂
服闋執政交章稱閎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
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令　内殿引見改左
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
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新進士中庸篇而儒
行篇雖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
人格言乞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
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　殿奏事論及和氣

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為輕徭薄賦安民
心寬民力可以召和閎曰臣以為此召和氣
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
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
上是其說後自淅東參謀除國子司業引見
奏曰陛下復興大學此帝王盛德事
上曰太學興復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
為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
皆有　御書閣今當依
祖宗例建閣以藏　御書頒時灑　宸翰加

惠多士

上許之其後司成論事爲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廼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爲筠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惟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泛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榮進不戚戚於阨窮年五十七終見舊志

史浩字直翁鄞人祖父詔以孝友睦婣任恤中和之行舉于朝不就浩少卓犖有大志敏悟絕人力學至

忘飢渴寒暑叔父木優於學浩以爲師朝夕
質問疑義反覆切到讀書一經目終身不忘
自經史百家至浮圖老子之書靡不通貫年
四十登　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餘姚尉有
黠賊聚黨剽刼出没不常監司名捕之六年
弗獲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
言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吾心
安乎令歎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
矣任滿詣
行在時仲父才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林一

飛來致宰相秦檜意言已留國子監書庫官
擬令姪矣浩白仲父曰秦似難與同處且浩
以省試前十名於法今當受教官可不安分
乎明年檜薨又明年仲父罷簽書樞密院事
又明年浩以中書舍人吳秉信薦自温州教
授　召爲太學正再遷國子博士輪對
高宗皇帝器之温顏訪問浩乃言曰小臣敢
冒萬死畢愚忠聞　兩郡王皆聰明且謂宜
取其最賢者寖別異之以繫人望
上頷首　兩王者

普安王孝宗皇帝及恩平王璩也

上方遴選輔翼之人遂遷秘書郎間三日命

兼　二王府教授大臣奏王府教授必召對

乃除

上曰朕已見其人矣浩常力勉　二王以孝

每詣府講書

普安王必召三王子入閤側聽長莊文太子愭次魏惠憲王愷季光宗皇帝

上書蘭亭序二本賜

二王　批其後曰依此進五百本浩曰

此趙鞅書訓戒之辭之意也謂　二王君父之命不可不敬從數日問　普安王曰見書浩曰能溢其數尤見順承之意又以問恩平王曰未暇浩驚曰郡王朝參之外何日非暇而至違命乎已而　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璩卒無進一日　上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浩又謂　二王曰是皆平日供事　上前者以庶母之禮禮之不亦善乎月餘浩問　普安王曰如教授言又問恩平王王不應　上尋召諸宮人入具言　普安王加禮如此恩平王

無不昵之者　上由是益賢　晉安王　詔
立爲皇子封建王以浩爲司封員外郎建王
府直講　建王以內知客龍大淵曾覿善飲
酒多置酒會之浩因講周官酒正曰周官一
書大抵於財無不會者獨於膳羞曰惟王及
后世子不會及酒則曰惟王及后不會不言
世子蓋世子之飲亦在所會也何者酒所以
爲禮亦所以爲禍世子奉君則當忠奉親則
當孝苟以狂藥動蕩其心於忠孝能勿愆乎
彼方求其主鬯以奉宗廟元良以正四方酒

正於此安得不節之以數而會之於歲終也
建王瞿然起曰謹受教自此節飲大淵覲由
是銜怒　上以浩輔導皇子裨益良多特遷
宗正少卿元顏亮寇淮
上議親征　建王上奏請
將兵爲前驅浩方疾作聞之驚起亟具衣冠
趨府取左氏春秋里克論申生及漢書四皓
論孝惠將兵事爲　建王讀之且舉唐肅宗
事言艱難之時父子豈可跬步相捨　建王
大感悟即使草奏痛咎前失又以劄子上

皇后 上大喜語大臣曰史浩眞王府官也
未幾亮死 上幸江上視師 建王從行浩
與之俱 駕還 建王爲太子浩遷起居郎
兼太子右庶子
高宗尋下內禪詔
孝宗践祚四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
讀 上問今設施何先浩對莫如保固邊鄙
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黜多
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治斯
舉矣張浚巳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材也

上從之浩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
請悉召之尋遷浩翰林學士張浚以　召至
浚位特進爵和國公　上將以爲江淮宣撫
使拜少保浩曰浚名重當世又爲秦檜所抑
旣大用之恩禮宜加厚乃進少傅升魏國公
於是　上有經略中原之意浩草浚制云誦
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
武略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爲先意欲令
先固邊疆無浪戰也　上語浩中外臣僚朕
不能徧識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

四人後 上每有除授皆於是乎取多至宰
相執政侍從岳飛忤秦檜死於棘寺甚槀葬墻
角浩請追復元官以禮改葬録用其後又奏
趙鼎李光前朝望臣以無罪黨貶而卒請盡
復職名且官厥後 上悉從之浩參知政事
上皇使内侍召至賜食諭曰卿在 皇帝潜
藩備殫忠力 皇帝孝愛卿輔導之功也今
得卿爲輔弼吾亦安心又曰卿 皇帝親臣
凡事宜直前規正不可囬忌尚書戸部員外
郎馮方見浩曰 上命修玉津園浩即坐作

奏恐損恭儉之德　上即批賜巳令臨安府
不得修造方猶在坐共嘆　上從諫之美方
曰以方所見此等小事且放過無害恐乆必
厭倦浩曰人君一嚬一笑繫天下休戚子必
待天下進花石如宣政間乎浩則不然若信
吾説無小無大不貳此心苟不見信一旦逐
去予心無憾矣江淮沿邉諸郡競招誘山東
人皆高其官爵厚其錢粟以來之朝廷竟日
爲之換授官資撥給禄賜無巳時浩上奏大
略謂湯文得天下之心非謂天下之民先歸

湯文之國也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
百里之豐何以容四方之人而亳與豐之地
方且疲於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修文德以
格遠人哉今　自爲姦謀以撓我曰縱流
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曰以招來爲
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蒲五百皆
高官大爵動欲添差現闕歸正之民不知其
數皆竭民膏血惟恐廩之不至駸駸不已布
蒲東南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
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苟薄必有怨心終

亦何所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修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爲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爲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苟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乘中原愛戴之

心一舉而取之天下孰敢以爲非今既未能
乃區區招集逋逃之人以爲繫中原人心此
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亮入
寇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慟哭
之聲至今未已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
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皆
以大半日力整會歸正人宣撫司沿邊諸軍
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舍近而謀遠
二弊也比人初來扶老携幼莫不皆言去虎
狼歸父母嗚咽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

真若可喜然廪給禄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剌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其間往往本心有爲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願

陛下密飭沿邊守臣其有至者諭以乆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爲汝輩乆此陷没欲圖拯濟若爲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舍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爲和計則干戈既戢汝等無戰爭徭役之苦四海一家往來無礙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土

以俟議定則彼將無所怨而虜聞之亦知我
國有人矣自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
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修而教興國富而
兵彊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
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
浩之在翰林也議於瓜洲宣化采石爲城塢
堡塞以防虜騎衝突置軍人妻女於塢中屯
戰艦其下使事急有勢援賊不得遽窺大江
既參政事復伸前說且爲轉般倉　上以馮
方爲提舉修築之浩又議開運渠自瓜洲通

揚州自采石通和州皆以其土積北旁植榆柳以障虜騎他日可以運糧又議於沿江淮及上游荆襄久任守臣以山水寨總首爲兵官各扞禦一郡凡有要害併力設險以守之各擧所親之有材勇者以爲異日用且徙其家城中以僕御爲防守不假有司資糧惟每歲春秋大閱厚加賞賜仍許以他日有警止守一州不必出境臨戰庶幾固守藩籬藩籬既固乃遣王師攻討四出爲犄角之勢首尾相應則我諸軍出戰如蛟龍乘虛空而上苟

不如欲則退居所築城堡如九重之淵
上深然之命方就治其事既而張浚辟方爲
督府參議官事遂寢浚奏請進兵取山東浩
兼知樞密院力陳不可事少止　隆興元年
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復有山
東之請浩以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
遽舍內以事外未見其利宜徐召張浚來議
上從之四月浚至乙亥與陳康伯及浩俱在
上前浚請　上即日降詔幸建康　上顧康

伯康伯無語乃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觀之其動有三一曰親征二曰勞軍三曰移蹕臣謂今日皆未可也明曰親征則虜必以大軍應我無故而招致數十萬人寇邊何以應之謂之勞軍則用度當如

上皇時　上皇曩歲之行帑藏耗費郡縣供億諸司諸軍往來饋遺蓋費緡錢數百千萬姑計內藏一庫所出已千四百萬緡他可知已今復爲是六軍聞之必喜苟所賜不能盡如前日之數必皆怨望是可已而不已者若

曰移蹕其於進取固爲順便第在今日則又有未安者更須熟議　上不悅曰移蹕只是移蹕又復何議浩曰未審　陛下自與六宮往亦奉　上皇以俱若奉　上皇則建康未有德壽行宮又未知　上皇行止之意若何臣料　上皇未必肯行也　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宮往儻　陛下自行乃是親征非移蹕也若今親征俟有功乃回乎不待有功而即歸乎必俟有功功不可必則卒未有回鑾之期苟無功而還則與　上皇視師

之行無以異亦復何益以是思之三者皆未
可也抑臣聞之古人不以賊遺君父今必俟
上臨陳乃能成功安用都督哉況留　上皇
於此而　陛下遠適千里之外不得朝夕待
左右虜以一騎犯淮則此間騷然少有奔竄
上皇能不動心乎　陛下父子慈孝如此今
日豈可跬步相離　上始悟謂浚曰都督姑
先臨邊俟有功緒朕何敢憚行今未須下詔
浚曰　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
事機浩曰今日　陛下事體與漢祖以匹夫

創業之時不同既退浚問何謂不同浩曰漢
高帝崛起草野以圖帝業得之則爲天子失
之則爲匹夫何顧藉之有　上皇以　祖
宗二百年天下授之　上當出萬全豈可嘗
試而圖僥倖欲爲漢高輕易之舉一有蹉跌
悔何及哉閒六日浚奏欲取山東浩問浚曰
不知江上之兵今有幾何曰二十萬浩曰以
幾人守江淮以幾人之山東浚曰留其半以
其半行浩曰陸行乎舟行乎浚曰用舟浩曰
若捨舟遵陸必棄其舟苟不棄舟須兵守之

嘗幾人乎浚曰一二萬浩曰因糧於敵乎使人運糧乎浚曰運糧浩曰舟既不可棄運糧之人復當幾何浚曰一二萬浩曰如是則攻伐之師止六萬人虜必不以爲恐且淄青齊鄆等州雖盡取之未傷於虜虜若犯兩淮荆襄爲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是時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警急應援所用何人若無其人則雖留十萬之衆亦無益也明日復奏對未决又明日浚奏督府乏用浩問項曰何以取辦浚曰第取之民間如燕山錢免夫

錢之類皆舊例也可令長吏諭之爾曹不捐
財助邊虜至皆爲所有不如以與國家還以
保庇爾民民見利害豈得不從康伯與浩同
奏曰必欲取於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知不可
乃給空名告身五百俾之鬻爵自是連日奏
對一日浩與浚對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
告不至浩謂浚曰今日鋭意欲用兵豈非以
祖　宗大讎未復必欲一舉空朔庭以洗中
外積年之憤然而醫人之國當觀其時審其
勢方今　上新即位内政未立而遽動干戈

於邊鄙則財用必竭人心易搖是徒慕復讎之名初無其實也莫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預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叔子立規模而元凱成其功也相公若爲後人立規模使後人藉是以有成則亦相公之功何必身自爲之及奏對浚不復言邊事尋內引朝辭乃力請於　上曰臣早間再與史浩議其意已不可回恐失機會惟　陛下英斷　上由是不由三省樞密院徑以金書牌自命

諸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浚乃還建康
上一日謂浩曰兵當以義爲先今朕爲
二聖不共戴天之讐而舉義莫大於此者當
無不克浩曰爲此舉兵誰不曰義然以臣愚
見當更兼德與力言之譬有人焉鄰家侵奪
其先人之田廬爲子若孫義固當復然彼得
之者益富我失之益弱而吾之德既未盛力
又不彊苟欲取之不惟無成恐復有損爾泰
誓有云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力同始可度
德德同始可度義左傳謂犯五不韙而伐人

爲喪師之冝實以不度德不量力爲首然則又焉能克哉故雖文王猶曰大邦畏力小邦懷德況其餘乎今虜於德義固不足力則有餘故敗盟犯順如此我若以不共戴天之故不暇益厥德不待壯其力而冒昧以往誓不俱生此匹夫之報仇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淵狀言準御前金字牌奉　聖旨擇日進兵謹具知禀事大驚始知是月甲午師已渡淮矣以示康伯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出兵已數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事而不得與

聞將焉用相乃見　上求罷政力請再三不
從先是龍大淵曾覿積怒於浩金安節周必
大又繳其知閤門事詞頭三人皆浩所薦大
淵覿愈憾浩以情告　上始有允意問曰丞
相每言不可用兵兵固不可用乎對曰非不
可也乃未可耳自紹興和戎天下咸謂假和
以為戰計耳然日覲朝廷之上凡所施為有
制禮作樂文飾太平之事無枕戈嘗膽圖報
大讎之心二十年間苟且度日内外宴安上
下逸樂遂成徒和矣將何以上回天意下感

人心乎今　陛下新立宗何亦無所施設遂
欲成不世之大功於一旦哉臣料今日之師
必不克也　上默然浩乃拜辭而退又三上
表乃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又辭得提
舉洞霄宮浩罷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大軍十
三萬人一夕奔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器械
委棄殆盡六月浚上表自劾　上哀痛之降
詔罪已浩上奏張浚忠義有餘今此小挫出
於不度彼已然其心惓惓忠於爲國古人不
以一眚掩大德　陛下若放杖用之責其後

效自此必詳諦熟審不敢妄發也　乾道四年除浩知紹興府六年丐祠丁太夫人憂八年判福州　淳熙元年丐祠四年　召爲侍讀　上在位寖久多閲士大夫論奏往往熟爛疎漏必當　上心者近習竊指益毀儒生因勸　上以右武浩獨深言其不可於是進讀　三朝寶訓一日讀至
太祖皇帝開寶五年命侯陟黃淳周渭劉商英往京東京西四路相度田稼檢察公事四人者小臣皆儒士故　太祖特舉而用之浩

因奏曰五代惟專用武朝無儒者故相尚爲
威虐敗亂接踵及　太祖皇帝英武開國獨
降意屈於儒士夫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於
長槍大劍之人必講於圓冠方屨之士自戰
國秦漢聖人之道不傳而治道益卑千有餘
年然後道術復明文治熙洽實我　太祖崇
儒重道之力　上自是不復有厭薄儒者之
意矣開府儀同三司曾覿鄭藻輩頗爲縉紳
所指目遂漸興朋黨之說浩極論姦邪欲陷
正人不爲朋黨之說則無以盡逐之人主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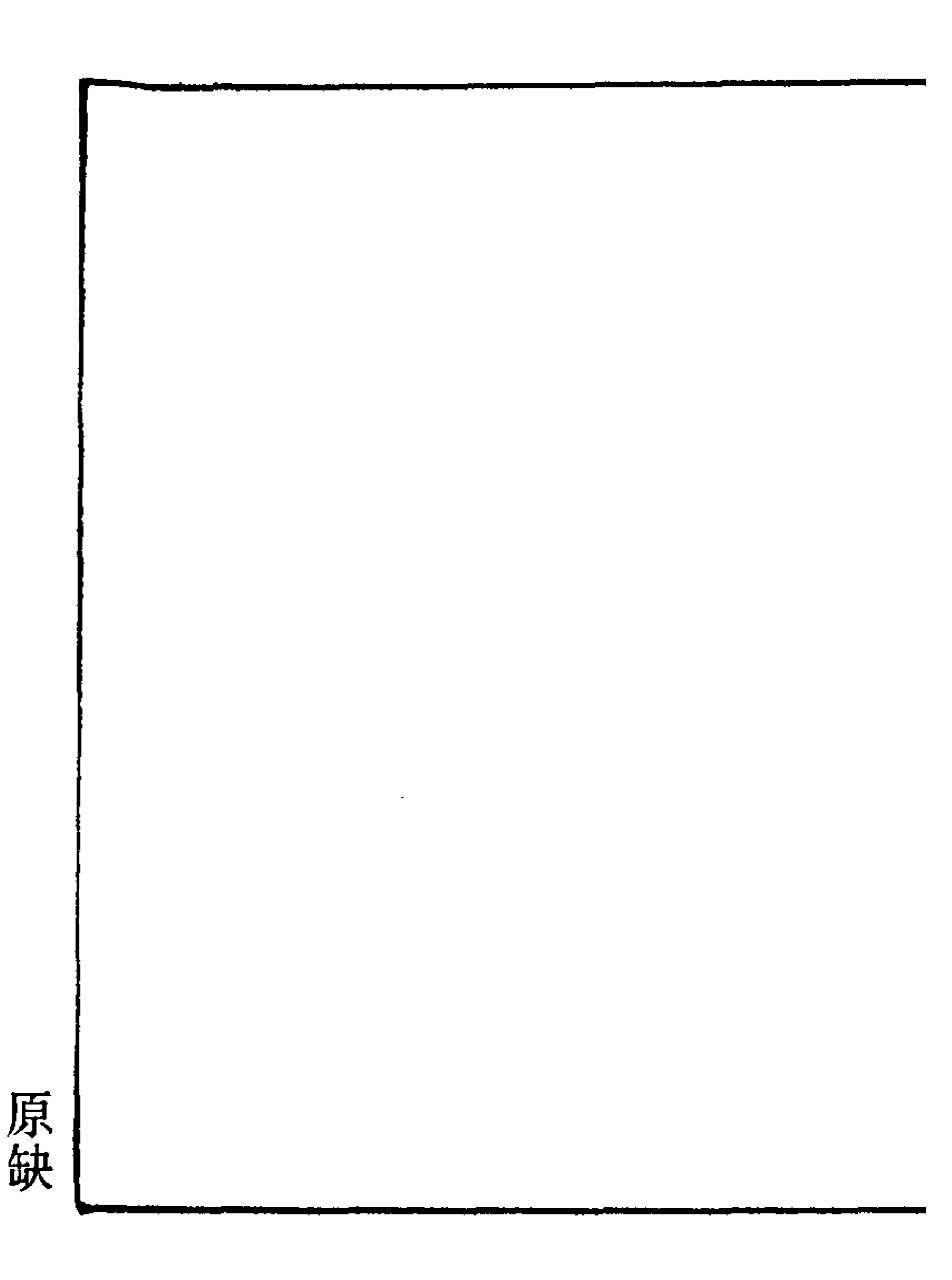
聽納之際不可不察　上大悟黨論遂沮浩
常言吾無以報國獨知薦賢耳在經筵援故
樞密直學士陳襄爲講官薦士故事舉石𡼖
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沈銖等皆疎遠下士
上皆召用之五年三月拜右丞相故事大臣
每進擬得旨退即批付諸曹施行自龔茂良
罷政曾覿言其進熟多挾私以脫取　上旨
上乃令以所得旨審奏事多留滯浩曰此非
祖　宗舊規是明示天下以不信大臣爾大
臣不足用何不退斥而直爲此形迹也

上然之免審奏於是四方士大夫待除授求見者八百人浩日見百客八日而畢不兩月八百人皆去十月樞密院以殿前司軍籍闕請使自招人三千以充之由是諸軍競掠人於市人皆奔竄行都騷然被掠者往往斷指以示不可用會百官以會慶節詣明慶寺祝壽市人遮道言者數千浩奏已掠者請悉縱遣衆乃散而北關之郊掠人猶未已軍人秦忠楊忠因聚衆擅入民家刼取財物民既爭讙又有奪軍人旗桿者得之送大理寺明日

上命軍中勿復招人赫寺迎合樞密院意以爲市人陸慶童者非被掠而助百姓謝三六毆軍人十一月　上欲以秦忠楊忠陸慶童皆從軍法處斬浩曰諸軍掠人而奪其財故至於鬪則起此釁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施行若陸慶童者特抵拒之人耳可同罰乎況百姓自有常刑豈可一旦律之以軍法必欲重其罪流之其猶庶幾也上大怒不可浩曰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

畏也陳勝吳廣言等死死國可乎此豈軍人
語 上變色震怒厲聲曰如是則以朕比秦
二世也浩曰自古百姓怨其君者非一如時
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特秦二世爲然
上拂袖起入徑降旨密院施行浩力求去位
復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其後有言陸慶童之
寃者 上亦悟曰史浩當時力爭朕不用其
言甚悔之八年八月罷侍讀辭歸 上燕之
内殿浩因言時務八事又露章薦鄞縣主簿
薛叔似等十五人十年八月以太保魏國公

致仕浩再罷相在經帷嘗書車攻詩序陳述
孟軻乘勢待時之説以賛恢復之圖又書唐
太宗語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復
陳其説願以治安中國爲本則復中原如運
諸掌既歸有示以張浚行狀者浩曰此心天
實知之　主上實知之不恤後世之無聞也
光宗即位進位太師　紹興五年薨謚文惠
寧宗即位追封會稽郡王以其子彌遠實賛
更化又兩追封越王更謚忠定配享
孝宗廟庭長子彌大字方叔登　乾道五年



原缺

孝宗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
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致偏勝攝禮部
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
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居仁奏如周必大
洪邁久在禁林不在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
之佚國　上欣納丐外得徽州還　朝入對
上褒諭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
言除戸部右曹遷樞密檢詳諸房公事歷左
右司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淳熙十
一年借吏部尚書賀金國生辰還除起居郎

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
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瘞居仁繳
納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勘驗得
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　上大
悦從之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
而不同前　郊祀四日爲真奏論上有恩惠
而小民不與名爲寛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
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爾願盡放天下五等
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一日面對謂
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猶事末節而紊大體願

深思漢明帝黄老養性之言俯從唐劉洎多
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智慮以頤
精神　上嘉之次日語輔臣居仁之言甚忠
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
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
之體卿等孰復其言可也嘗兼直學士院
上臨朝曰官欲擇人信非虚語向來中書或
用三人今内外制獨陳居仁當之略不見其
難十五年丁内艱去　國服闋歷知鄂州建
寧府鎮江府福州凡典五郡皆有惠政　慶

元三年召赴　行在疾作以華文閣直學士
奉祠而歸卒今中書舍人卓其子也
趙粹中字叔達世家密州諸城父左朝散大夫
濬始居會稽卒葬于鄞遂爲鄞人粹中與弟
大猷同登　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歷官至
太常寺主簿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
十卷富強要策十卷給舍看詳云學問淵源
議論詳確遷太府丞累遷吏部侍郎出知池
州湖州奉祠年六十四卒𠘧是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粹中謂　廟議未

定考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參
訂 本朝名臣奏議萃而成編上之謂
太祖當居第一之室永爲不祧之祖
太宗當居第二之室永爲不祧之宗遇祫享
當奉 太祖居中東嚮昭穆旁列未果行遺
表猶曰推 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
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功後八年定
廟議如其制始發之者粹中也有文集十卷
奏議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見宣獻公樓鑰
所撰行狀墓碑子遵字立之六歲而孤事所生母孝

以父遺澤補官授永豐主簿改南康戶曹毋

恨祿不及親期至皆不赴該　慶寶　登極

恩不願循轉安恬養素篤志好古諸子百家

之書無不淹貫文章自成一家家儉約而䘏

孤賑貧無吝色郡守胡槼雅敬之合郡人之

辭聞于　朝乞旌擢以厲風俗　寶慶三年

十一月有　旨特循一資竟不受年四十七

終

趙彥逾字德老登　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

工部尚書晚以資政殿大學士典鄉郡　召

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觀文殿學士以年
乞身　開禧三年薨年七十八累贈太師吉
國公本家未發到行狀今用墳誌修入
鄭鍔字剛中自福州徙鄞躬孝友之行該貫羣
經旁通子史百家文備衆體尤以詞賦得名
開門授徒來者雲委登　紹興三十年進士
第仕至屯田郎官
寧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
特加贈且官其子沅
楊王休字子美象山人肄業蓬萊山僧庵中至

雪積其背而不自覺登　乾道二年進士第爲黃巖尉鋤治姦豪人稱鐵面少府歷知洋州金州除利路轉運判官成都路憲漕二使以戶部郎爲湖廣總領入朝累遷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在金州創西津浮梁平鬼愁灘罷茶場鬻茶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損均敷之數在利路舉行荒政修棧閣由益昌至大安軍二千餘間在成都伐石爲眉山堰漢嘉西門石梁所至民德之今工部尚書燁其子也

李子列奉化人官修武郎才智卓絶慷慨好義
建炎三年冬金冦至明年正月己未破明州
諸縣悉遭焚燬子列率義勇援兵社夫凡一
千一百八十四人拒賊庚申乙丑丁亥三戰
于泉口招賢等路賊不敢進奉化獨全冦去
兵罷犒給之費餘萬緡皆子列身任之事定
虛張功伐冒賞者甚衆子列獨不言士大夫
常誦其事蔡文懿公幼學云渡江之初帥守
弃城者相踵也而子列獨以身捍一邑然則
安危之勢豈不以其人哉推是而言士之抱

負愈偉則功名之所及愈大觀子列之事亦可以興起矣冠方盛時有王從侍二親避地南來聞義勇所聚投之衆見其北音以爲姦細將殺焉子列察其士族曰無害善良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從後知信州每語人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子列事親孝父嘗慶壽百客皆集壻劉氏獨不至問之則以逋租三數百萬繫有司子列即如數載錢輸官取壻以歸其宏畧類如此今其家資産不逮前而顯達駸駸元白其孫以稱以制其曾孫也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年二十四舉于
鄉補國子監為選首居太學不茍同毋語人
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
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　乾道五
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
召為太學録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
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
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
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
勸其姑嘗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

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屬

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振卹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　上猶簡記特許升

擢遂通判舒州歸從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王浩創義田於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

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
親以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
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耶序而銘之忠
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
誌之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卷
嘉定十六年
寧宗官其子省曾
今天子即位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
端憲煥之祖子霖字澤夫貢辟廱調惠州博
羅縣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銖任承務

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經
爲鄉里師表鉄嘗問道於焦先生義方之訓
尤嚴故諸子皆脩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
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
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
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　乾道五年進士第慕
象山陸九淵九淵長二歲簡師事之自爲一
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趙
忠定公汝愚去國狡者造無端語文致其罪

國子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時爲博士請列
劉不許遂上書言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
軍民將潰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
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深
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曰以義訓諸生若
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亦斥去　嘉定
元年　召除祕書郎累遷將作少監出知温
州以駕部外郎　召歷將作監丐祠累加寶
謨閣學士　寶慶二年薨簡居德潤湖濱以
湖在慈邑易名慈湖宗其學者不稱其官皆

稱曰慈湖先生淳祐壬寅秋郡守陳塏出公帑錢六十萬米二十斛命邑令曹郃建祠于學得隙地成德堂右爲堂三間泊水過廊各三間像設有嚴爲慈湖之學者有鄉校肄業士論韙之

高元之字端叔韓武烈王裔其父始著籍于鄞元之少貧借書以讀凡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之書靡不究極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再過尤邃於春秋采諸儒所長凡三百餘家刪會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專務明經自三傳而

下不盡善工文若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爲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嗽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讀者嘆其精深悲其志事親孝浣濯炊爨必躬教授鄉里置田不半頃割十畝遺親黨輕財如此父葬奉化之察廉結廬墓側在萬竹間著萬竹先生傳五上春官　特恩不就年五十六　慶元三年卒宣獻公樓鑰銘之有義宗一百五十卷易論詩說論語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
黻登　紹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
捧鄉書入太學時張宣公官中都璘每請
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象山陸文安
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一蹴而
入其域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
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
及呂成公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
之金華謁文安公中途寓書于家曰繖床䟽
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其所養可

知　乾道八年以上舍　賜第兩授郡學官不
赴繼爲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
與璘處了無疑間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
大比詩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
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公正
謂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尚書汪公逵爲司業
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
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剡薦之璘雖受知於
人未嘗徇俗稱門生暨宰平陽邑大事殷酬
應亹亹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煩苛及璘以

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叙蒲授宜州倅
致仕卒年六十有四璘姿禀粹和學術正大
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
楊先生（謂文元公 父庭顯）琢磨璘融會諸公之學且
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端憲沈公煥）
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嘉定初
朝廷革文弊選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
冠編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
矯僞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忠信之主
本宣獻樓公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

其爲諸公欽服如此徽學有祠而祠於鄉者

惟奉川　淳祐五年冬　制帥集撰龍溪顏

公頤仲訪璘遺像𢌿合端憲文元正獻三公

祠于泮水是爲四先生祠詳見楊蘭泰燮所撰墓誌祠堂記

烈女

冀國夫人葉氏父家慈溪歸鄞邑史簡年二十五而寡四壁蕭然有弱子幼女未幾子又喪夫人日夜抱幼女泣曰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耶尚冀幸遺腹生男子庶幾有託果如所欲於是毅然有不可奪之志或謂夫人曰生事窘甚一繈褓之子遽可保乎夫人曰固也非不知可以再嫁而再嫁者非女所宜寧死耳非所願也況吾熟視兒眉目精爽異日當起家萬一不育而終無所依吾豈不安

於命哉惡衣菲食杜門自守俾女組績教子讀書人不堪其憂夫人蓋自若也遂其子長勉從鄉先生游夫人每戒之曰縱觀聖賢之書而操筆作語爲士者孰不能要當慕古人行已爲貴爾其子愈自刻勵遂以問學德業爲士大夫稱道夫人年彌高資產浸饒衍而益務儉約待娣姒和而有禮御僕妾嚴而有恩賙人之急無吝惜鞠養遺女九數人使各得所歸年八十六　政和八年卒子名詔字升之以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之行舉于　朝

不就孫才曾孫浩五世孫彌大彌遠彌忠彌僉彌遜彌謹彌忞彌應彌鞏六世孫巖之嵩之佺之皆登進士第才終簽書樞密院浩終右丞相彌遠今爲右丞相其餘位侍從卿監任監司郡守者方盛而未艾人皆謂夫人守義積善之報以孫曾贈典凡十八封至冀國

安人邵氏名道沖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母朱氏方娠夢丹雲金篆在霄漢間生而敏慧未齔知書少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嫠居亡愛子斥奩具營窆

葬無靳色姑疾經年醫禱備至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閑十三年邵安之觴詠琴弈以相娱從宦四方覽西湖荆溪秦淮之勝及親賓往還隨事賦長短句脫略脂粉氣習殊無滯思又喜繙内典手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閱傳燈録有所省輙賛以偈頌子謙會稡所作成編藏于家

孝行

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肢體爲害義而待制仇公悆守四明録楊慶之事其説曰匹夫單人身隔草莽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内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説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蓋退之所責謂不可以訓世而仇公則嘉其心耳今得如楊慶者又五人童女之孝亦出天性故附見焉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剔股肉啖之良已其後父母每病輒以爲常自　紹聖至宣和刲肝割乳以饋親者凡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父之乳復生如故每勝日輒以筍輿載其母行數十里禱于阿育王山佛祠年六十餘視聽聰明負擔行遠如四十許人　宣和三年守樓异嘗以其事聞于　朝不報姑名其坊曰崇孝　紹興七年守仇悆申前請十二年有　旨旌表門閭蠲免賦稅　紹熙初守

林栗爲一新其門臺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金川鄉之雞鳴山人少志乎學母疾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厎于寧守趙伯圭將聞于 朝文舉曰本心救親他無所覬守不奪其志年六十六卒於嘉泰二年葬五磊山

張超昌國縣狀元橋東人家鬻素食爲業超自幼孝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寖篤醫藥禱禳俱無效超乃對佛炷香刲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實 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也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厚加優恤趙師夔岳甫皆嘗申賞賚焉其後父母以壽終葬富都鄉第六都之虞家㘭　嘉泰四年令葛洪援　赦令與免一切科敷徭役仍封植其父母墓禁採樵者

吳璿定海人父璋以邊功補副尉璋妻宋氏病璿刲股療之而愈年九十三乃終璿與妻楊氏更病男安禮安時皆刲股以進安禮療其母且至再爲璿七十九乃終楊氏尚在年八十九矣前守李沐以聞于　朝嘉泰三年有

旨長吏常切存卹府命縣令王一白撰建崇孝
門以旌之後令商逸鄉趙汝瞻重修
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嶴人居小溪朱氏崇孝
庵之側一日虎啣其祖母女手曳虎尾祈以
身代虎爲釋祖母啣女以去時侍郎林栗侍
親官于此目擊玆事旣而來守以聞于
朝来報而奉祠去土人曰八娘

僊釋　非郡人而事跡著于郡者附見

朱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　靖康初携家逃難伏林莽冒谿谷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嵯峨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舍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巖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鼓聲且毒蛇猛獸守其窟烏可往棣不顧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孝者匿此中未必犯於是兼擔持糒沿崖魚貫而進居旬有五日絕無可怖者而岡嶺秀出泉石清洸真僊者所居殆忘其歸望巖竇數有異光心頗疑之因棣

竹以上得一黑匣緘鏁甚固一劍横其外啓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而事之自是役鬼物如反掌最異者能追塊胗脉人有病妻則胗其夫父則胗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吞符亦安合沙鄭瓚嘗伺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檯案而坐運指於柚噀水於口以桃茢麾使而鬼物自至訐鞠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棣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太衍所爲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夫天地日月五星列宿與夫山川草木

飛潛動植之屬不逃乎是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儒者知成變化之數而行鬼神之數未之知也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圓也棣妻戴氏姙幼子神降于奉化張氏家言上帝使續棣法其日則生戴亦夢一道士額有珠曰上帝使爲而子代夫行法俄入于懷如期不血而生皮髮指甲猶三易其名曰定鄭瓚撫其實記之蓋　乾道七年也

僧本如明州人姓林住台州白蓮院號神照大師卒夢所居梁木盡壞髑髏聞異香人見雲端

有一衲子比葬發函如生爪髮俱長矣塔近地一日生蓮花趙清獻公抃爲作行業記

僧奉真鄞人善醫熙寧中名聞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一事大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

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晩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奉真之爲醫也其胗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許可其所録如此則奉真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真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焰馳聲一時相傳蓋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侍郎高閌嘗跋沈公筆談後亦叙其傳受之大略云

顛僧明州人不得其名佯狂顛言人災福王君儀年弱冠寓陸佃門下力學工文至忘寢食一日顛僧來託宿佃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隱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顛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時顛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佃入與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念欲游四明求僧遺事爲

作傳以報之而未能

僧普交鄞縣之萬齡鄉畢氏子也幼頴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問曰師之懺罪爲自懺耶爲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屏亦不能决遂憤然辭去乃造泐潭泐潭知其爲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敢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交擬進泐潭喝之交豁然有省

即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黄虀飽喫了生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天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道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留偈辭衆而逝後七日開龕龍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交修持清苦履行孤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肅公陳瓘嘗贊之曰撥破黄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有塔銘中書舍人黄龜年撰

僧法忠鄞縣之萬齡鄉姚氏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宿于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博識強記出乎天性諸部經論默究其義或笑其憨而試之以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之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曰達磨之門真吾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峯需和尚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他

日蓋天蓋地老朽之所不及忠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叢林游南嶽卜築于妙高峯下庵之左有石如臥牛榜其居曰牧菴述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元談漁父並行於世蓋已自利而利他也藩帥爭邀致之復住南木雪蓋公安二聖大潙黃龍九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跏趺而逝葬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斧

以垂接人於是同瘞焉號曰𦗁光之塔

僧正覺姓李氏隰州人年十一得度十四受戒具十八遊方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之復造丹霞淳禪師忽有悟入向公子諲請住泗州普照寺向時漕淮南嘗夢僧導至一古寺金其榜曰隰州及覺至問其里曰隰州也悟所夢大敬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叢林建炎三年應請住天童未幾　人犯明境内諸寺皆散遣雲游覺獨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幸其尚為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寇

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歎以爲神助天童衆舊不滿二百覺之來其徒爭湊如飛走之宗麟鳳乃踰千二百主事者以糧不繼告覺曰人各有口非汝憂言未既闍人報嘉禾錢氏船粟千斛及門矣　紹興八年被　旨住靈隱尋復還舊山二十七年十月六日示寂葬東谷塔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政周公葵銘之覺善爲文初若不經意下筆即成中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用菴親書之石曰與三祖

信心銘相先後矣有語録眞賛諸集傳其徒僧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之龍山人賜號覺雲法師年十八受戒具時目爲僧中鳳雛從圓照授天台教義從從智湧頓悟圓宗年三十爲延慶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宏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更主五刹類皆碎于兵燼之餘卒化瓦礫爲寶所在延慶十年施利山積一毫不以自奉其所創立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之如帝釋天宮然每曰此有爲功德耳要當洪宣祖道張大法門故雖事興建而講貫

不休一時名勝多樂與游丞相史越忠定王嘗與劇談見其貫穿禪律纚纚不倦驚曰師禪律並通連曰冰泮雪消同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於繁荅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於是肅然敬異之相與往來尤厚丞相沈公該來鎮謂可表正一方紀綱諸刹遂處以僧職革易宿弊除而不累沙彌受戒費省什九至今德之　隆興癸未十二月十八日示寂葬城南祖塔之側參政樓公鑰時爲永嘉學官評之曰師之所存心大而行密體畢而道

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測也

僧宗杲賜號佛日大師自稱妙喜菴　紹興辛酉忤秦檜勒返初服竄南中丙子檜死被旨北歸還其僧祴乃受請住育王參學之人數常千百叢林之盛無與爲比常募緣及捐衣盂合緡錢十萬築海塘創塗田以養其徒號般若莊至今賴之其住世行業接物機緣有語録塔碑在此不備載

僧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喩縣人生而骨相奇厖伏犀貫腦袁州木平山妙應大師伯華者

善相謂此子它時空門棟梁也　紹興辛酉
大慧南遷光年二十一望見曰此古佛吾安
得事之後二年出家徧參諸禪研究宗旨一
日見饒州天寧應庵曇華送化主頌曰此真
臨濟種草亟往依之雖箭鋒相直然礙膺未
決丙子歲聞大慧住阿育王山喜曰緣法在
茲矣已而果大徹慧示以賛曰有德必有光
其光無閒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慧歸
徑山光奉事益虔遇其說法坐下爭執筆抄
録光一歷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輙舉其慧解

葢天資也自號拙庵曰吾平生多得拙力慧入寂光分座仰山後住台州鴻福光孝二寺孝宗皇帝雅聞其名　淳熙三年春　詔開堂靈隱遣中使賜香是冬　詔入觀堂留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光敷奏直截　上大悅賜號佛照禪師贈以　御頌明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棲丐閑山林七年夏

上用

仁宗待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逮秋

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乃退　紹興四

年改涖徑山光力辭

孝宗曰欲時相見耳　慶元元年許還育王

歸老東庵　嘉定三年三月十三日示寂

賜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圓鑑丞相周益

公必大為之銘餘事參見阿育王山廣利寺

條中嗣法者遍滿四方而師瑞最著

法平字元衡姓[illegible]氏嘉禾人初受度即參妙喜

師為書記後居天童時號平書記工文能詩

孫尚書覿朱郎中希眞皆許可之受請住象

山延壽院復自蘆山移仗錫又號怡雲野人

嘗以偈呈史越忠定王王酬其偈有云團團
壁月印寒潭時有清風埽碧嵐照見山人方
隱几灑然無物自沉酣又云白鷺棲烟一點
明皎然壓倒語全清莫言後代無人繼仗錫
行將擅此名編修陸游尤重之寄詩云放翁
久矣無此客闔戶兒童皆動色寒泉不食人
暍死素綆銀瓶我心惻千金易得一士難晚
途淹泊眼愈寒豈知一旦乃見子傑語豪筆
無僧酸門前清谿天作底細細風吹縠紋起
倚闌一笑誰得知愛子數詩如此水江湖安

得常相從浩歌相蹋卧短蓬功名渠自有人了留我鏡中雙頰紅又寄怡雲詩云東華軟塵飛撲帽黄金絡馬人看好渠儂胷中誰得知畏禍憂譏鬢先老舉世輸與平元衡青山白雲過一生出門曳杖便千里白雲不約常同行長安歸來雪沒屨劇談未竟還東去到山分我一片雲併遺春風吹好句有語録集藁二卷留山中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須髮從

一時經論老師游挈包來南從大惠於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卍庵蔣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往無爲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爲蜀士時師慕東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做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爲紀達磨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未絕筆故不傳然每自謂於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四月二十

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哆
啝啝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僧師瑞姓謝氏九江人周歲試晬獨拈金剛經
殊類異之十歲膽氣逸羣不受世羈勒遂出
家十五默誦法華經不脫一字一日語耆年
云誘斯經者稱果如是未審經在何處耆年
驚歎二十一薙髮受具徧參諸宿遂入拙庵
德光之室受請住舒州興化寺光送以偈曰
直截全提向上機從教佛祖浪頭低如今已
是難藏掩三脚驢兒解弄蹄還浮山投子學

徒雲集光自育王應徑山請難其繼被 旨
以瑞補其處在育王九年槌拂之下常六千
指法席之盛不減拙庵 嘉泰六年蛻院居
西塔時拙庵居東塔四方訪道者交武於其
父子間拙庵順寂瑞復住投子者七年又住
華藏未幾還西塔德臘既高務謝絕學者掩
扉靜坐而衲子蟻慕戶外之屨常滿 嘉定
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忽書偈曰大地無寸
土秀巖大事畢大事畢摩訶般若波羅蜜謝
衆而逝秀巖其自號也葬烏石山妙智塔之

左添差鎮江通判樓昉銘之且叙曰惟臨濟之道宏矣六傳至楊岐而始分楊岐四傳至佛日而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繼之三百年間楊岐正脉流通布濩拙庵與瑞之功爲多云

郡志卷第九